

胡漢分治

南北朝卷
曹文桂著



中

國

歷

史

寶

庫



K20/K239

C204/4



胡漢分治 南北朝 曹文柱



0069866

中華書局

1987/20



中國歷史寶庫

☐ 主編：柴劍虹
☐ 叢書策劃：鍾潔雄
☐ 責任編輯：盧建業
☐ 美術構成：Melia

胡漢分治——南北朝卷

☐

著者

曹文柱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灣道5B-5F 2樓

☐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

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

版次

1992年10月初版

©199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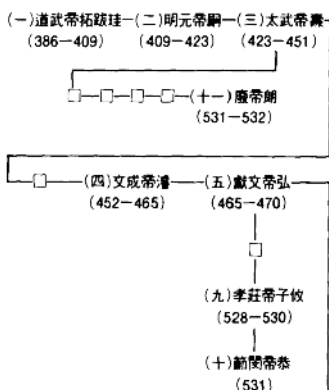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665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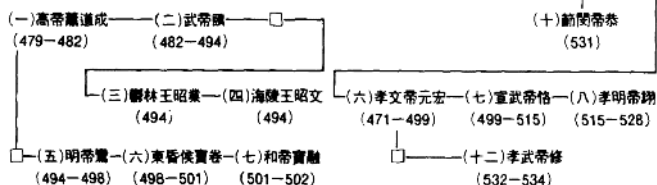
宋 帝 系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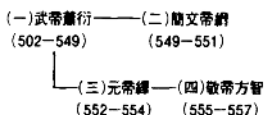
北 魏 帝 系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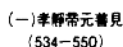
齊 帝 系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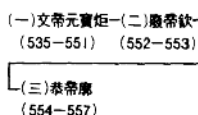
梁 帝 系 表



東魏帝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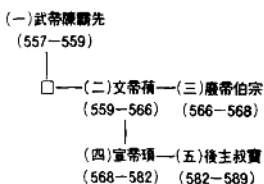
西魏帝系表



北齊帝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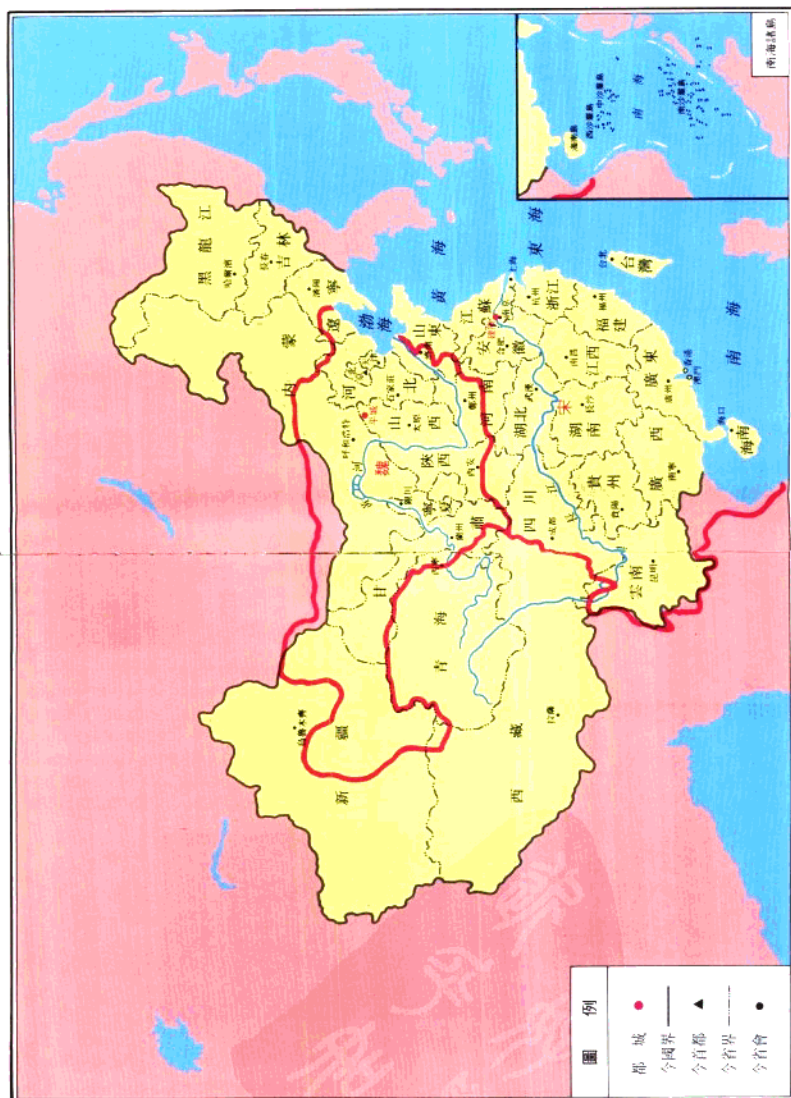
陳 帝 系 表



北周帝系表



南北朝疆域圖（4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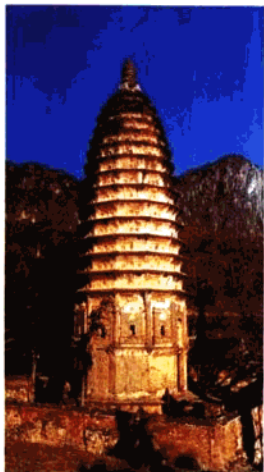




歷史現場

佛教大盛

嵩岳寺塔



少林寺塔林



佛教自西漢傳入中國，到南北朝時期終至極盛。北魏末年，北方寺院數目達三萬，僧尼共二百萬；北齊時寺院達四萬，僧尼三百萬。南朝梁武帝更定佛教為國教，曾三次捨身同泰寺，以示出家的決心。得到君主的提倡，致使佛教大盛。建於北魏年間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及嵩岳寺塔，都具有盛名，前者是少林拳術的發祥地，後者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磚砌佛塔。



少林寺山門，
有「嵩山少林寺」額。



少林寺
(河南登封縣嵩山)



歷史現場

道教

道教是根源於中國的宗教，產生於東漢末年。

南北朝時期，道教吸收了儒家和佛家的一些思想，充實了道教的内容，使道教從原始幼稚的

階段走向完備和成熟。南北朝間，最著名的道士是

陶弘景，他所寫的《真誥》



陶弘景



青羊宮三清殿
(四川成都)



道教的丹砂



道教符籙

《真靈位業圖》等，都是道教的重要典籍。對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醫術、本草等科目，也有極深的造詣。



佛教石窟

歷史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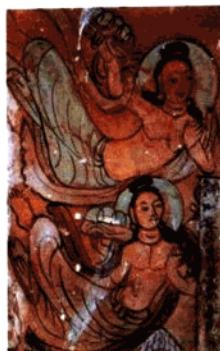


庫木吐拉石窟壁畫
——菩薩像（新疆庫車）
（北朝）

莫高窟騎侍菩薩
（甘肅敦煌）（西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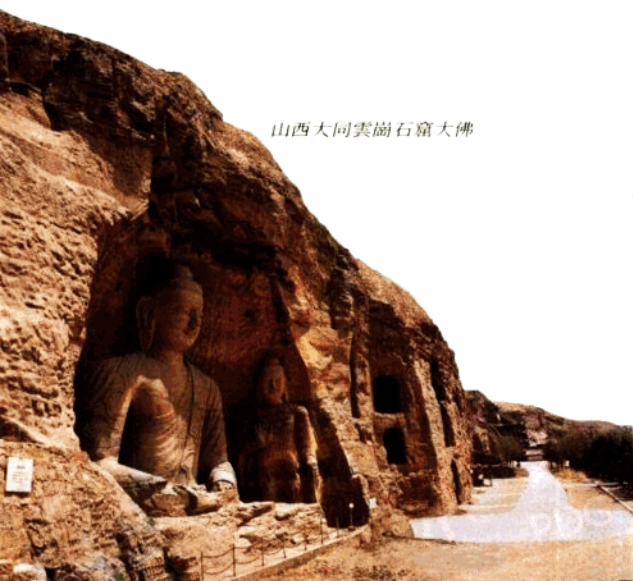
炳靈寺壁畫
——飛天（甘肅永靖）
（西秦）



南北朝年間，佛教大盛，由於君主的允許，致使許多大型石窟相繼開鑿，山西大同的雲崗石窟、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甘肅敦煌莫高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及新疆



雲崗石窟內的石雕



山西大同雲崗石窟大佛

庫車庫木吐拉千佛洞，均是聞名中外的藝術寶庫。
石窟的開鑿必須鑿石開山，因應岩石結構而建造，雕塑的造像，規模宏偉，壁畫方面，色彩豐富，帶有濃烈的宗教氣息，藝術成就極高。

歷史現場

夷夏合服



南北朝時期，北方的遊牧南侵，若干君主亦迫

令全部人民改穿胡服，使胡服開始遍及中國北方，後來

北魏孝文帝倡導漢化，又使國人多穿

漢服。胡服的主要特徵，是戴帽並穿窄袖子的緊身

長袍，足穿長靴，或者穿褲褶服

（褶，是寬袖，短身，向左方掩襟的上衣），是

因為適應騎射的習慣。漢服的特點是寬鬆長大，有凌

風飄逸之致。這本來是代表着兩種不同民族的生活及文

化特色，在南北朝期間，由對立到融

合，漸趨統一。

鼓吹畫像磚中
穿褲褶的樂人



西魏文官俑
(陝西漢中出土)



騎馬俑
(陝西西安出土)，
可見胡服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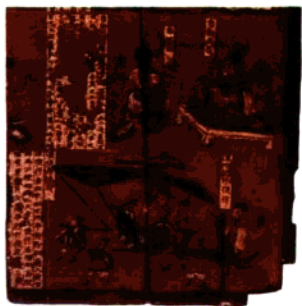




歷史現場

坐具

中國古代先民們日常生活中普遍採取跪坐的形
式，最初為席地而坐，後加雜牀榻的使用。漢魏時期，
外來高坐具胡牀、繩牀逐漸流入。南
北朝則是高、低，胡、漢坐具混用的時期，也是中
國坐具由席榻向坐椅轉型的關鍵
階段。



北魏山西大同
出土的木板漆畫上
繪有榻的造型



陳文帝的坐姿與坐具



《北齊校書圖》
中所繪眾文士校書
所坐的大牀

主編的話

當年，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的感嘆。後人大約受此影響，總愛將歷史比喻成「奔騰不息的長河」。

可是，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水深難測。自有人類社會以來，

從古到今，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無論是識略過人

的史家，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

之外，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

之上，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中國古代良史有「秉筆直

書」的美譽，其實（恕我直言），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水份」，譬如《左傳》

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史記》名篇《魏其武安侯列傳》

中的「灌夫罵座」，都有明顯的虛構。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世界

史》，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實際上也是一種「模

糊史學」。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指出：修史

者要「表徵盛衰，殷鑒興廢」，「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費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可見主觀性極強。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故而「追述遠代，代遠多僞」、「記編同時，

時同多詭」。可見「實錄」不易，失真度很高。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有所抑揚、有所增刪，他們在記錄、開掘歷史的

同時，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

了。二十年前，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賀新郎·詠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撩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書中人物千千万。細分來，壽終天命，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斷斷爭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這真是一針見血！

宋神宗趙顥在爲司馬光《資治通鑑》所作序的開頭說：「朕惟君子多識

前言德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

即：增添文史知識，加強品德修養，豐富日常生活。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只折射出一種顏色。歷史應該

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

因此，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中國歷史寶庫」叢書時，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

「階級鬥爭史」；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這個想法，也得到了叢書

作者們的贊同。理由很簡單：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一種色彩。假如去看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畫展，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蒙娜麗莎》，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

的。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